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五

遵聞錄

廣右梁億

太祖親征陳友諒大戰于彭蠡湖與伯溫皆在御舟以觀將卒搏戰伯溫忽躍起大呼 太祖亦驚起疑其作亂見伯溫雙手麾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太祖如其言而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爲敵砲擊碎矣及後勝負未決伯溫密言于 太祖曰可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尅日決勝 太祖從之遂平陳氏

太平府不惹庵　太祖既渡江嘗題詩于壁後庵僧洗之及有天下僧乃獻詩云　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只恐鬼神愁曾將法水輕輕洗猶有餘光射斗牛

張士誠以厚幣招楊廉夫甚急廉夫勉行至姑蘇適元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廉夫因飲御酒遂作詩曰江南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聞之默然遂不强留其後廉夫歸于我朝未幾而卒

國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嗒哩嘛哈奉表乞降

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嗒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
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勸新
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三二月桃李一般春
古岡黎先生名眞號林坡　國初名儒也嘗以非罪
謫戍遼左同里馬某與焉既先生蒙恩放回而馬獨
不與其兒一日盛席以邀先生侑觴之妓皆絕色也
先生不往遺之以詩曰錦瑟銀箏白玉卮賞音元自
有鍾期可憐孤鴈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兒得
詩爲之墮淚而罷宴

羅復仁吉水人　國初時爲編修後乞休致　太祖賜以布衣而題其衲曰性雖麄率忠直可嘉賜此布衣放歸田里

太祖征陳友諒王師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苜蓿香片雲片雨渡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天葩睿藻豪宕英邁有如此

王佐號雪蓬五羊人　國初給事中博士工詞章與孫先生蕡齋名予少時嘗有其文集二三冊今失之矣然尚能記其詩數篇謹錄於此應制賦宋承旨黃

馬歌云　聖明天子齊唐虞萬方混一同車書大宛
西域總臣附萬馬入貢皆名駒天門十二近宮闕牝
牡驪黃色俱別羅帕輕籠錦作韉絲韁穩控金鞍勒
玉堂學士真老臣日日趨朝侍　紫宸承恩特賜飛
黃馬騎出通衢不動塵飛黃之精真天駟天駟騰驤
若星馳況拜親題　御製詩奎璧垂芒照人世須知
君恩如海深臣騎赤馬當赤心風雲會遇有如此形
筆宜書耀古今

陶安知饒州　聖祖賜以詩曰匡廬岩穴甚幽深水

怪無端盈彭蠡鰱魚因辭去遠洋附安鄱陽郎一理
未幾以爲翰林學士賜以門對曰　國朝謀畧無雙
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後又以安爲江西參政而卒
聖祖親製文遣使祭之其家被　寵眷終始不衰如
此視諸宋濂其幸與不幸閒相去遠矣

濮眞者　國初時都督僉事也征高麗被執其王欲
降之眞怒罵而死　上嘉其忠追封樂浪公謚忠襄
表其門曰班超辈將志邁雄師時眞子璵甫生數月
即襁褓中封爲西凉侯年方幼因趨朝爲多士蹋傷

母夫人以聞　上命御用監鑄一王字牌懸項冠上
每朝使人知所趨避噫　祖宗之愛惜死事之臣而
眷顧後人也如此
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雷鳴甲冑乾坤
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
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百勞此　聖祖
命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而賜之之詩也氣象豪雄
而音律和暢酷似盛唐詩人格局
聖祖嘗有隹句云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天下誦

之
太子嘗有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移上碧霄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

文皇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禮部尚書浦城滸賜齋香帛往答神休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賜亟歸奏 上命立石紀之

賢識錄

四明陸釴

洪惟我　國朝　太祖開基胡元終運乾坤再整日月重明而其應天順人創業垂統立綱陳紀盡制盡倫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一時臣工仰名言之莫殫幸親見之有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作類而述之涵泳之餘庶得以知識乎盛美云

高皇龍潛時適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其儀與交歡酒酣跽　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

志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
可封侯今始知皆由此貴宜謹事之復以女人侍從
渡江協　孝慈以肇家　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皇
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
制士庶咸辮髮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
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
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爲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
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

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
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屯
青字頂巾繫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
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
其樂妓則帶明角皂褙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
截胡衣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
皆斷自　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
矣
孝慈高皇后以懿聖之德上佐眞主成萬世之業化

及海陽比隆任姒蕃　聖母出自宿州徐王王篤生
聖女而無他子乃屬有司以王之祀武氏主之武之
先有諱原者於　高皇后有葭莩之親　龍興初數
從征伐授武藝將軍至其孫興遂授徐州衛指揮僉
事其命諸武之彥曰忠爲奉祠曰聚爲祀丞隸官太
常寺徐王之祀則洪武已巳也　太祖文皇帝嘗以
巡狩北京過焉復求武氏之後而得名貴以嗣聚歷
定暨閔至勝胄以[illegible]　廢職事者三年今歲夏詣闕
自陳　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勝胄善

者有請於予而予獲閱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者推恩之漸必由親及疎況 聖后之先有開祥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前者乎肆我
高皇帝 御極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與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 恩禮殊異其賦入有田輸作有衆獵有養薪有林雖以爲崇祀之需而祠官實綜之蓋上公之尊外戚之貴未有能過之者

金碧峰者勝國一和尚也寓宜州 皇帝過江元氏

故臣迎謂曰今欲特霸我則當有財貨納賄　太祖叱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耶故臣曰若篤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　太祖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廬處一老僧　太祖仗劍叱問其名僧不答　太祖即揮劍向之其僧引頸就焉　太祖笑謂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語遂投乃告今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太祖恍然後推誠溫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遂定鼎金陵云乃建寺延碧峰主之

今之戒石四句銘舊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其辭則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予考歐陽集古目錄稱唐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所戒刻石乃知戒石不自宋始蓋唐已有之特不見其詞耳

太祖初渡江　御舟頻危得一檣以免今樹此檣於一舟而祭之遂為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傷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高皇平僞周先有榜諭曰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讐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而配寡亦無王民位不知何也靖江文正南昌王子也

舊傳東夷諸國多乞賜書及賜惟易不能達凡數賜每有之舟輙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不達未察信

在田錄

泗水張定

高皇鳳陽泗州人居鍾離鄉　上皇以賣腐爲生皇覺寺一寺僧衆爭來買之遂爲主顧生　太祖之夕鄰里中只聞　上皇屋上霹靂一聲啓戶視之但見紅光屯聚一鄉之人無不驚駭又寺僧高彬于是夜夢　上皇屋上火發烟焰沖天空中見一人擎金椎而下彬遂覺至晨候　上皇來欲語之　上皇不來歇月餘挑腐而至彬疑其有病一見即問何故一月

不來莫非有恙　上皇曰非病其于其夜得一小男恐不淨故弗敢來彬遂言其麥因稱此兒後必大貴上皇言草野之人何敢望此但得長成送爲長老弟子我之願也

高皇爲兒童時糾合村中年相若者聚爲一群採蘆葦結作宮室朝夕至其所南向令衆小兒羅拜稱山呼又于曠野營石爲陣圖列衆小兒爲行伍習行軍之儀識者謂其過于老將

元末甲申歲大疫　上皇罹是病又值大荒　上皇

及皇太后陳氏　皇兄皇侄皆相繼而亡　上皇既殂家益無賴田主呼叱昂昂不與之地謀葬無所同里劉大秀與地以葬葬既畢　上無所依以嘗許從釋氏遂請于仲兄師事沙門高彬于里之皇覺寺隣嫗汪氏助爲之禮九月乙巳也

皇祖死時衣不被體棺槨無具及至葬浮土三尺而已　上既即位欲遷葬下議于群臣群臣咸曰擇陵改葬同陛下孝心之無已但今既葬而復遷之不惟有洩元氣且使神靈不安爲今之計莫若增土如山

栽植如林如是則元氣厚藏陰雲亦安誠萬萬世無窮之美矣　上竟從之　皇陵今在泗州臨濠縣

高皇在寺嘗戲書九字于伽藍背云發你去三千里外充軍伽藍夜來托夢于僧致心乞赦僧遂呼　高皇詰其實　皇言有之乃洗去伽藍復來謝去

高皇旣在寺值歲内僧以歉收不能給衆俾各還皇陵碑記有云朝望突烟而徑進暮投孤廟以趨蹌盖紀實也

高祖游食四方時嘗露宿野中作詩自述云天爲羅

帳地爲壇日月星辰伴我眠鞠躬不敢高伸脚恐踏
山河社稷穿
又詠日一首云東頭日出光始出逐盡殘星 殘月
纔然一轉麗中天萬國山河皆照着 人聲
高皇資禀生知勤于問善每遇間暇鄉校講說詩書
必注意聽之而不去有儒衣數人講孟子以微子微
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爲六人 高皇曰微子王子
箕子所封爵與國也微仲比干膠鬲是人名衆皆嘆
服

上潛時漁于川上日獲鯉三十五置之簍中有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舉舉聖躬既而上持魚歸啓簍已失其五知爲陳所竊往問之陳諱不認上欲歐之陳笑出以還 上

高皇謀身無所碌碌途中一日遇相者于永安橋相者儀甚偉 高皇異之因歎已處世變故身歷艱危求其後來之否泰相者曰汝今當大通矣言訖別去及即位改橋名爲大通橋今在濠梁府城東南十里

上嘗往來淮泗間入一山深處一人冠服特異揖上

而言曰今天下亂汝何為在此我有一物汝可佩之
解以授　上視赤搖光块也　上因扣其姓字曰我
此山之神也忽忽不見　上遂出遂決意集兵定亂卒
有天下及即位遣行人致祭焉未審何山
高皇微時過剡柴村已經二日不食矣行漸伶仃至
一所乃人家故園垣缺樹凋是兵火所殘者上悲嘆
之緩步周視東北隅有一樹霜柿正熟　上取食之
食十枚便飽又惆悵久之而去乙未夏　上拔采石
取太平道經于此樹猶在　上指樹以前事語左右

因下馬以赤袍加之曰封爾爲凌霜長者或曰凌霜侯

高皇生于元天曆戊辰歲至　皇祖死時年十有七歲矣又十年方起兵滁和時至正甲午已年二十七歲矣

逐鹿記

明 王禕

甲辰徐達總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鏖戰于湖州皂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十一月師至姑蘇營于葑門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成名曰敵樓下瞰城中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着物無不糜碎礮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明年九月城破偽周就縛

耿再成下處州將有軍校斬人丘木即捕誅之又有

士卒徵私粟于民號曰若糧成怨其剝民脂膏罷之辟顯與士誠五太子及朱暹戰于舊館降之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自稱龍精暹亦善戰士誠倚之及降士誠爲之屏氣

張士誠破時縱宮人數百于民間開庫藏令其自取有數人務多因得促腰搖臂之疾一嫁皮工曹某名阿圓自言見庫中金價可重二百餘斤極力一舉不覺臂脫其骨又出縑帛十三庫散之城中父老又取珍衣二十餘種出于卧龍街將焚之正舉火我軍已

入小校单發拾其二種一爲絲鸞靡雲一爲春花競秀一時銀帛猥藉于道徐達下令封府庫禁士卒

王師入武昌友諒愛妃欒氏投臺衆內人即取其屍埋臺下軍校毁臺忽聞太息聲掘地見尸即妃也一校脫其金鴻戲藻衫去或曰千兵胡德又裨將陸純夫私其宮娥奪臂上玉盤螭張景山入僞宮取出金照珠玉鎮獅等物後皆按以法

廖永忠伐蜀兵至瞿塘關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横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

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筩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命將士皆衣青襲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遂攻水寨斬獲甚衆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

元宮人王京師將籍之以給令後宮有一人不屈上言爾即守節何不死于元亡時此女對曰願明一言而死以爲有名鬼耳上令左右以紙筆與之女寫云君王慧性彼奸迷妾曾三諫觸闈墀不能死守身亡遁致令鍾移社稷墟擲筆投地而死　上爲之改容

楊文南征帝製詩賜之曰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有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慶有勞

李文忠北征患渴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

黔寧王沐英征八百息婦經腰露頂山山頂有石壇父老相傳云古有赤狗僊成道于此道成之日精華

少室夫人師僊官降壇設金膽果木陵子食之餘藏

于櫃今壇東石櫃是也英極力舉之櫃忽開內有朱字四行云翁臺方龕神驚鬼驚啟食其力海東沐英益異之遍視櫃中止有木陵子三枚似棗核而青色英吞之自覺身輕力盛及平八百息婦就于山上刻石紀功而還又征緬思得金絲熊碧珊瑚等物

李文忠兵至錢塘偽周平章潘原明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款狀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乎華榮乃志存乎康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

加事雖貴于見幾民實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
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欲溥覃于天澤
謹將杭州土地人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并執
叛將將蔣英劉震出降凡得兵三萬糧二十一萬馬六
百匹

壟起雜事

吳郡楊儀

芝麻李之遒也髡髮爲頭陀僧及天下既定遊徐之永固河河上有留連亭李徘徊久之乃題一筆云憶昔曾爲海上豪臙脂馬上赤連刀此地斬分陳總管彼肝斫斷莫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當年漫自勞英雄每每無常在戰袍着盡又方袍三歎投筆而出乃有一翁方且以舟艤岸見李發歎問其故李泣下謂曰我卽蕭縣李二也起兵時自謂天下可得今

乃歷踪緇流暫免鋒鏑而功名不就鄉舊何存是以
不能不悲耳此翁亦淚流不止自陳其由所謂湘鄉
賊鄧文元也避難詭姓名作渡于此二人沽村酒酌
之話昔日之强梁傷今日之狼狽聞者爲之感歎
方谷玠起兵時嘗造天台山隱士周必達問計必達
曰當今四方雖亂君舉義爲天子除道斯名正言順
富貴可致耳餘非我所知也谷玠不別而必去達意
玠復來乃題句扉上云海角愚夫不自斟妄起關中
逐鹿心命運由來非力致項羽英雄亦就擒遂携妻

予入山谷中明日亦果來假不先殺之焚其廬而去後谷亦事不成為兵所困方悔曰不意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嗚呼晚矣乃投水死

徐壽輝以閭巷之庸纔一月而自稱帝（至正十一年八月起兵九月即帝位于蘄水）僭號十年然長于謀敵而短于制勝故攻城略地皆委于倪文俊等及有功者多忌之是以孳雖其難大抵欲計功謀利者當置心人腹中不宜相忌則必有一傷矣

四飛山亦曰陽山產白墡膩滑精細土誠取之作堦

面之飾和以脂膠久而不變有水雲白雪浪花玉鱗犀等各以形製名也

元夕張燈城中燈毬巧麗他處莫及有玉柵燈琉璃燈萬眼羅百花欄流星紅萬點金街衢雜踏人物喧嘩士誠登觀風樓開賞燈宴令從者賦詩號望太平

張王基本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來忽有三異亦氣厚之所鍾也生一草結實如小紅燈夜則開之以承露人取飲之百病皆愈人呼為天膏一異也其根可以為厨料凡飲食中盛暑不敗二異也一男子陰囊

大如斗號浪蕩子陝西大賈識爲至寶買去俟其死破囊得二玉碗世所絶無三異也

僞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爲叅軍謀國事三人皆奴才也丁未春蔡葉伏誅于南京風乾其屍于竿一月王已死初吳人爲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鱉竟其成讖

韓林兒始用潁川逃之武安爲穿窬漸肆刼殺有徒既繁乃嘯亂稱小明王劉福通迎居亳州未幾遁于安豐至正十八年又都河南汴梁

林兒母楊氏雖老而善自粧飾性頗淫見人則匿其年云四十自稱少娘又善爲嬌狀使人忘其老司徒杜遵道適焉因之爲少郎自是專權怙勢人皆嫉之時有好事者榜其門云斜倚水開花有思緩隨風轉柳如癡花喻楊柳喻杜也

林兒居汴每事皆决于左右日惟于福源地捕魚以爲樂得魚則鱠之與羣小沉醉自謂新鮮之會又起樊樓于土市子街西飾紅裙綺瑟于上將帥出師飲餞于此林兒自稱樊樓主人或暮夜燈火遊翫

宋故宮太后苑舊有土峰十餘處林兒命士卒毀平之獲紅玉指環青金照子花紋石研粉盤等物

林兒為劉福通等所推戴建國曰宋改元龍鳳劉護軍基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 皇祖 皇祖時亦與共事故平偽周榜有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之語仍稱龍鳳十二年 皇祖嘗謂劉應使除之乎基云不足為何他息憎時彼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 皇祖從之韓果先殄實洪武元年也

張士誠至正十三年據高郵僭號後居蘇州兵擅饒

足雄視一時

丞相士信守湖州粧二美姬以進士誠起香桐芳蕙二館居之又選三吳良家女八十餘人充內使時宮闕未備就于府後起重樓遂闢數十間以爲閨闈之所總名之春錦園

城內淤川士誠嘗以彩漆金花舟施錦帆載美人泛此列妓女于上使唱尋香採芳之曲本朝高太史啟詩云水繞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宮蕪窮奢畢竟輸漁父長保秋風一幅蒲遂名其處曰錦帆涇今府

治西衣帶水是也

龍興慈記

明 王文祿

王生文祿曰自幼聞慈淑母氏言國初遺事子雖幼喜問以故始末甚詳惜歲久多忘也益外祖陸公源生國初時壽逾耋好學多聞授母氏母氏授予予今幾艾母氏違養已十有三秋追書幼聞恍然如覩悲哉邈矣忘者焉能盡書耶嘉靖辛亥冬十月

泗州有楊家墩墩下有窩 熙祖嘗臥其中有二道

上過指臥處曰若葬此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此地氣暖試以枯枝栽之十日必生葉呼　熙祖起曰汝聞吾言乎　熙祖佯聾乃以枯枝揷之去　熙祖候之十日果生葉　熙祖拔去另以枯枝揷之二道士復來其徒曰葉何不生也曰必此人拔去矣　熙祖不能隱道士曰但洩氣非長支傳矣謂曰汝有福歿當葬此出天子　熙祖語　仁祖後果得葬葬後土自壅爲墳半歲陳后孕　太祖皆言此墩有天子氣

仁祖徙鳳陽生子盱眙縣靈跡鄉方圓丈許至今

不生草木　仁祖崩　太祖昇至中途風雨大作索
斷土自壅爲墳人言葬九龍頭上系曰嘉靖戊戌春
遇淞江徐長谷獻忠言與予幼間合且言曾至　熙
祖陵龍脈發自中條王氣攸萃前潴水成湖作內明
堂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峯揷天爲遠案
黃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遶之而　聖祖生矣天
時地理不誣也又言誕時二郎神廟徙去路東數十
步攜浴于河忽水中浮起紅羅一方取爲襁今名紅
羅幛云

聖祖始誕屋上紅光燭天皇覺寺僧望見之驚疑回祿也明發扣問告以誕請長從游後膚知天縱主僧禁縛之塔下口占一詩曰天為羅帳地為氊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系曰天眷中華篤生　大聖夙稟涵一寰宇志矣伏讀宸章恍然開闢維新景象元運安得不迄哉

聖祖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犢煮食之犢尾揷入地詭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

中眞以爲將也埽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埽卽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曰當世主遣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　聖祖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江淮訛言接新天子　聖祖立于仆碑跌石龜背上望之石龜行十數步系曰　聖天子出百靈受命非異也常也有開必先哉

聖祖渡江至大平府不惹庵僧問詰不已題詩壁上

曰腰間寶劒血星星殺盡南蠻百萬兵老僧不識英雄漢只管刀刀問姓名僧洗之去題詩旁曰壁上新詩不可洒欲洒在此鬼神愁慢將法水輕輕洗洗出毫光射斗牛後差人密訪錄詩進呈遂不問系曰神武英發　玉音朗宣剷削不平義之決宥釋細故仁之亮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為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密訪之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冕聞響而驚嘆曰膽

快往海昌賈銘家將新建廳堂精潔唾汙之銘出見命拭去嘆曰量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諒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討饒仰大砟一塊與之莫多王侯貴人命嘆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邪晩得　聖祖知眞命　天子遂深結納之許定大計後薦聘起者明出之以正也

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温隱居時日對之坐山忽開石門進入見石壁上有字曰山爲基開取石擊之石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臥遂取書看乃兵書也曰

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呌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牕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淵運爲謀臣之冠也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爪曰擊門雖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雖不安

恩　聖上奕碁耳命碁對奕俄頃報太倉災　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　聖祖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脈也不可不救因請先遣一內使克乘輿往送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　聖祖驚曰何如以救朕厄曰觀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曰何人爲謀曰明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哨鴿放起鴿已死袖中蓋以鴿爲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劉誠意彰神畫中有童子持金瓜隨侍郎上賜也系曰篤生　聖君允降賢輔湯武伊呂合觀

也皇矣上天惠民哉武疑誠意伯祿米不及忠勤伯多君功水云因否辭减祿米以减括蒼耗稅也　聖祖神武惟誠意伯能盡言無稱先生不名後生烏可輕議哉

刑部尚書開濟聰敏明辨滐契　聖心久亦疑之聖祖午門見羊倡二何忌之濟續曰昨日方過九月九个朝又見兩重陽侍遊後苑　聖祖倡二句曰柿子熟綿綿不落待何年飄退也濟續曰因沾恩露重寧辭玉堦前　聖祖一夕不樂召濟曰朕欲燕上天

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曰昴奎用酪
畢用鹿肉觜用根及果參牛用醍醐斗井鬼用粇米
華和蜜柳用乳糜星用粇米烏麻作粥張用毗羅婆
果翼用煮熟青黑荳軫用莠稗飯角氐用諸華飯亢
用酪煮菉荳房用酒肉心危用粇米粥尾用諸果根
作食箕用尼拘陁皮汁女用烏肉虛用烏荳汁室用
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飯弁肉胃用杭米烏麻野棗
列于二十八張金卓上曰何以知至否也曰二十八
把金椅用二十八纘紅綿剖鬆椅上至則花頭側不

至則苡頭不倒如濟言燕之二十六金椅苡頭倒二
椅苡頭不到問曰二宿何不至也濟曰一宿　陛下
一宿臣　聖祖疑曰卿欲做朕不難也後以事見法
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且賢人心有七竅可見
乎濟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肉死然臨
刑嘆曰待我了清軍事方可死今死後不能清矣如
言剖之無見也因濟死且誘朕眞聰明也濟前元儒
學職以薦也初造天下黃册不能清問濟濟曰以新
收次舊管則清矣至今因之我　朝建置多出濟定

系曰濟有學有養者觀臨刑不亂神完哉天生賢以輔世死生不論也或曰何不見幾遠去曰用世才天授之也必用之後已曰用之不盡奈何曰彼亦恐不盡用故不去也曰淸軍未完其未盡乎曰大者亦盡矣其未盡留之以待再來耳

武寧達疾亟　聖祖幸其第至榻前問之占二句曰聞說　君王　鑾駕來一花未謝百花開蓋諷待用英賢之衆戀主之恩乎執　聖祖手不放　聖祖曰卿欲朕緊掌山河達就榻上叩頭勉　主之忠乎嗚

呼君臣始終兩得之矣

聖祖憫常開平過春無嗣 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 朝去矣至回内出一紅盒啟之乃斷宮女手也開平驚憂後入朝儀度錯愕 聖祖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昔豈謀朕邪開平懼盡吐其實且叩頭曰 聖上憐臣 賜二宮女 恩莫敢也今若此有孤 聖恩萬死莫贖故連日驚憂 聖祖大笑曰再賜何妨且入宮飲酒解憂外 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功臣上寫

曰悍婦之肉開平囘不見其妻驚成癲癇又有無嗣功臣若指揮千百戶妻面奏　聖祖求養　聖祖曰你們平日妬悍絕我功臣後嗣可着禮部各給木碗一隻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討作樣系曰雲行雨施每快人意當元末大亂後用重典允哉奉天也觀此細事垂戒無窮

季巴巴王媽媽者　聖祖微時有恩隣人也登極後召至　命工部造房與居官其子攜入宮撫之二人直呼　御名而疑曰如何誤我到古廟中來　聖祖

笑而不較蓋不知　宮殿之高廣而　帝王之尊嚴也系曰今人一至富貴舊皆忘之豈思圖報惟我聖祖天縱英明不忘人所易忘云

聖祖戰偶失利夜行宿妓館明發語姓名題詩于壁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到出得了一是爲之土之一皆不能解後生子問　登極錄壁間詩携子奏　聞即　命工部造府封子爲王其婦不召見詩蓋言王吉婦得子爲王系因欽仰　聖容非庸後所能窺也又聞毋氏云起兵時微行御女與記後生

子合年月日認之多封王亦名養子有封侯者際衆

建親王垂萬世無疆之休

國初頑民竄避緇流收聚數十掘深坑埋身露頂大斧一削去數顆名劃頭會惟一僧削去復生連削連生凡四五次乃釋之併罷斯會系曰佛法之大有如是哉此教不當滅故出此僧以現神異殆佛之轉世歟故 聖祖存之曰陰翊王化云

聖祖遣高僧宗泐拜表上天宮宗泐沐浴俯伏神遊三日後返入奏曰天宮所見有 冀藍冀蓋 惟庸

藍玉以二人故牽連戮者十萬人目曰 蓋二黨問又何見也曰徐太傅坐龍子中蓋武寧達問又何見也曰婁宿現形俄疽發背崩一云 上有疾差使訪問顛仙于匡廬天池山顛令遍閱二十八宿躔舍皆有人惟一舍空然無人一蛟龍垂首流血顛云此世主也又角亢宿矣系曰 聖祖盪滌天下首開大治上天經星降靈寶哉三十餘年太平而上賓焉令人切鼎湖之思也噫於昭于天陟降在帝左右云

聖君初政記

江東沈文

國初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尉在下欲其互糾察也

皇祖始造鈔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寤思之不得高后曰士子苦心文業其文課即心肝也祖善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簿搗而爲之果成國初諸司官不由科薦苟得其人使令正席民服其政故有平巾祭酒等稱或有過稍輕罰去冠帶

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分命諸王帥兵廵邊遠涉不毛校獵而還謂之

功臣廟祀饅頭𢛀子散給衛士以激勸也

洪武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民所服四帶巾未盡善復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

詹舍人希原書宮殿公署牓最後寫太學集賢門門字右文稍鈎其末　上曰吾方欲集賢希原欲閉門塞吾賢路耶以此殺之

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

拜非賓禮也宜定其式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
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與下稱書
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云書
付某人其名字有犯古聖賢諱者悉更之
上敬天無復毫末怠以樂生不娶專潔建神樂觀以
居之贍給優裕所轄錢穀不刷卷曰要他事神不必
計校常膳外復予肉銀若干
郊壇武舞執干盾後易楷甲繪兵其上曰爲後世防
微

皇祖命圖大辟囚造罪被刑之狀于錦衣衛外垣俾人得見為懲戒

洪武初欲作鐵券而不得其制有言吳越王錢氏子孫居浙東者家傳唐昭宗賜鏐之券猶存乃遣使覓得按其制作焉

皇祖於開國之初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樂當時集成有大明集禮而樂未有全書

洪武六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

年再議又明年遍徵草澤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樂定式稽古定制諸司職掌

洪武三年命儒臣魏俊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里形勢爲大明志

洪武壬子簡侍試士張唯等一十六人授編修等職人文華堂宋濂爲之師俾肄業　上間至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冬夏時賜衣及白金鞍馬

洪武丙辰俾任內外職九年爲秩滿每三年具錄行事之實朝京以考績焉

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待儒臣之賢者金華吳沈四太史屬拜東閣大學士　上親制誥文以授之

十八年三月十四日聖旨憑禮部選年紀小秀才編類陳蔡二傳二十八年校正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刻板給散天下學校

十九年詔民年八十九十爲鄉閭推重者賜爵有差

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與絮帛著為令
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為樂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上頷之
一年詔修元史命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禕為總裁
又詔立　皇陵碑
上一日問劉基吾享位幾何年基曰聖壽無窮然以
數言當三十五年又其間五歲假者　上忽憶陳四
稿魚事以其數符也亟召陳至將殺之　上問汝頗
憶昔日事否陳答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

志之爲何地陳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烏有此陳
曰臣嘗於此卑烏龍故云爾　上見其對以爲長懼
頗謂稱旨因曰汝欲爲官乎陳叩首謝　上曰可爲
戶部江西郎中時錢穀山積陳居四年竟墨誅

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對曰以田賦較之惟浙江多
富室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
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
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四上
四戶而歲輸至五十萬有奇　上曰富民多豪强故

民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勉諭之于是諸郡富民入
見諭之云云皆頓首謝復賜酒食遣之
十三年戶部覈實天下土田惟兩浙富民畏避徭役
往以田產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脚詭久之相習成
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　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
等往各處查定細底編類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
圖冊
上惡游手者和州縛一人至指甲長尺餘　上欲加
刑陶安諫曰此人雖不勤業亦不為惡請　陛下赦

之　上遂解其縛謂安曰微卿言幾殺無辜矣

建帝王廟于雞鳴山之陽　上親祭行酒至漢高帝

曰大哥得天下與朕同多賜你一杯酒令太常再進

一爵

上凡得封疏即令左右疏節其事粘之壁甲乙治之

裁斷如流壁粘一日數易

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

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

驍騎指揮郭德成嘗侍上宴內苑既醉免冠謝其頂

湯然 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曰臣猶厭其多欲盡薙也上默然既醒悔悟觸犯遂盡削其髮披緇誦佛乃免

高祖惡頑民窺伺流聚犯者衆乃掘地埋其身十五并列特露其項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數顆頭謂之鏟頭會時有神僧在列因示神變元既喪隨從出凡三五不止乃釋之并罷斯會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刷洗將置鐵床沃以沸湯以鐵帚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鉤鉤脊懸之有稱竿縛

置竿杪彼未縣石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鈎入穀道鈎腸出卻放彼端石屍起腸出有剝皮剝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懲有數重者有挑膝蓋有錫蛇游等凡以上大憝之梓也迨作祖訓即嚴其禁至哉聖心之仁矣

本朝賜臣下姓不多見惟國初有之予鄧州車揮使車言本姓信洪武中信錄有軍功賜姓車

太學初成　上幸觀其處侈費命埋督造部官

國初官名有更制後人鮮知者漫記一二未之盡也

曰尚賓大使曰都諫官曰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曰
詹事府贊讀曰儒學提舉司校理曰侍禮郎曰引進
使曰翰林院直學士曰翰林院應奉曰起居注曰左
右正言承天門待詔閤門使觀察使侍儀司通贊舍
人如龍中書四輔說院儀禮司及政御史中丞大夫
之屬不復其餘

戶堅洪武中以勇力為直殿將軍外國貢天馬名獵
倒山奚官近之輒人立莫能鞚　上以命堅堅立高
樓上使人引馬過其下提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施

敕勒
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請代刑　上幷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者乃一切許之
洛陽秦從龍居鎮江王師狥鎮江從龍與妻偕來上親至龍江灣迎之以人將　上駐富民王綵帛家因邀之以同處　上待之甚厚
上令有司造成均多蜈蚣築土峯以鎮之號鷄鳴山目是蜈蚣頓息又造士人肄業案座以獨木堅厚曰秀才頑毋敗吾案

終

一統肇基錄

長沙夏原吉

據皇陵碑載　高皇帝曰朕幼時　皇考爲朕言先世居句容縣之朱家巷爾祖生于宋季元初我時尚幼挈家渡淮開墾兵後荒田因家泗州朕記忽忘皇考有子朕長兄諱　生于津律鎮仲兄諱　生于靈壁縣三兄諱　生于虹縣及　皇考年五十居鍾離東鄉而生朕甫十歲復遷鍾離之西鄉長兄侍親仲兄三兄皆出贅而復還太平之孤庄村

據解學士大明帝典載　高皇帝系出顓頊周諸侯國于邾漢大司空浮之裔也始居丹徒後渡江家于泗　仁祖暨陳后習夢于休天曆元年戊辰九月丁丑旦誕　帝已卯膨不懌　仁祖夢之寺抱試于金人植璋于答端瘡瘳因以帝許從釋氏

至正十四年甲午　帝夢江東有一木與天相齊又見紅日中赤城紫闕宮殿崔嵬中放一幅金字扇下有二句云翱翔太平美齊中華鈞畫分明恍若白晝帝覺甚以為異私自喜之就于是歲起兵

上初起手時行列未成屯戍未備一日于曠野虎作午飯以瓦罐爲炊器適亂兵突至罐爲火藥所壞不得食者累日及成和州漸成軍容打餅謂徐達曰鋼將軍打碎罐州城那時好苦諢謎語也

上初肄濠之定遠滁陽王郭子興麾下子興本姓陳元末有陳某者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知王氣在東南徧游閩廣江黃間久亾所遇乃北涉淮泗入塗山之境得之遂止不行假五行命祿求諸陶漁中大姓郭某令覩其家人數輩悉貴人命也後及一女陳曰

公家之貴悉由此女主人曰是乃雙贅復問聘者曰
人以贅弗娶陳曰吾未娶誠能歸之當得貴子主人
遂納爲壻生四男一即滁陽王也亾幾天下大亂王
糾旅巳衆　皇祖亦歸之王配以女即　孝慈也王
分兵援　皇祖往守某地時與王同起有甲乙兩軍
王從甲軍飲甲將除王因徙席漸遠王從兵巳脇即
執之　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而　皇祖被執王速
遣中山王達往質易　皇祖歸久之兩軍復連和中
山亦歸巳而　皇祖悉有滁陽之衆王後伏劍歿

乙未渡江下采石定太平　上舍于太平民陳氏家
后誕　懿文陳媼賢夢天上龍見雲光爛然明日具
韭根盤金盌賀曰太子生太子生太平俗賀生子以
韭根盤取根源長久之義也
丙申取金陵　上命總制孫炎聘括蒼劉基基陳時
務十八策又遣使聘金華宋濂濂至問以取天下計
濂以不殺對
上欲定都金陵未決陶安言金陵古帝王之都龍盤
虎踞據其形勝足以馭萬方　上竟從之

庚子六月僞漢傾國人寇攻陷姑孰窺伺南京　上召康茂才計事謂才曰友諒來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有舊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紿之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舊嘗事諒令齎以往必信無疑既而友諒得書果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曰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使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爲號歸具以告上乃命李善長遽撤易江東橋爲鐵石橋諒至見橋皆鐵石乃驚疑

又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間者謬已才乃合兵奮擊大破降其將校士卒二萬餘人

上聞中書省于南京克敵後設御座于省內將奉小明王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

上議伐張陳劉基曰張自守虜耳陳居上流宜先伐之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亦思報龍江之役決意大戰

辛丑秋八月伐陳友諒𨗳安慶直泝上流至小孤山

風忽大作左右言祭拜當得濟　上口吟一詩云大孤過了小孤過風浪迎船奈爾何丈夫自有凌霄志誰背低頭拜老婆

過小姑山抵九江九江陳氏偽都也友諒以神兵自天而下倉皇宵遁遂克九江獲其玉研華蓋日月旗等物

壬寅春兵至彭蠡湖南昌降　上駕至龍沙臺集父老諭之曰陳氏據此軍旅百需民甚苦之今俱不以相勞其各事本業為吾良民父老皆感悅呼舞云臺

在府城北江濱龍沙上亦國初所築也今俗爲重九登高處

上微行入南昌城游能仁上藍禪院院廣大美麗爲南昌諸寺之冠　上周游細玩傷若無人僧扣其姓名　上不答僧固扣之上命取筆來題于殿壁云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劒血流腥野僧不識山河主只個滑滑問姓名擲筆徑出明日以兵圍其寺一寺三千餘僧相聚啼泣有一雲遊僧笑曰不用哭不用哭我有一計可解其難乃磨去　上所題詩更題曰

御筆題詩不可留留將唯恐鬼神愁常將法水頻頻洗猶有毫光射斗牛　上至殿見之問誰所題此僧曰是小臣所言　上曰寺有如此僧何故不識好人僧曰正是有眼不識泰山陛下至人宜非常人所識也　上笑而遣之遂敕一寺僧得不死今改院爲承寧寺

癸卯秋八月遇友諒于彭蠡湖之康郎山友諒以巨艦連鎖爲陣旌旗樓櫓如山我師舟小卻于仰攻　上不悅拔旗四麾右師小卻　上遽命斬隊長而下

十餘人猶不止郭成襄英請以火攻上命常開平遇春與郭宣武又興師衆以輕舠載火縱焚僞平章舟溺敵將張定邊中流矢走陳兵大敗退保鞋山我師控湖口仍有五日友諒食乏出江求戰過春復用前法燒之敵兵奔遺追北數十里與酣戰自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膠于淺不動 上拔劒斬髴索仰天言曰如我有天下分舟當得脫索忽如龍形扶舟而出及陳氏平 上立廟致祭封爲髴索三爺爺斬爲三段故云至今過彭蠡湖者立髴索三爺爺則風浪無阻

上與陳氏戰未決雌雄問劉基基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及期基意友諒以銅將軍害帝乃爲計遏之擊游龍九蕊于巨艦傍皮日月之旗基與帝對奕其下坐帝于近倉諒軍見之大悅遂舉銅將軍基知將發以碁案推帝于倉中將軍及船椅案纖碎而帝得無傷諒知帝必死乃啓窗覘之爲我軍郭子興射一矢貫其頭顱而斃其子理結陳奔武昌

甲辰春二月陳理銜璧出降　上入武昌城取陳氏所藏金花于銀花子賞士卒于黄鶴樓下至今人呼

其處為花子街又馱驛于封建亭謂此當封楚王後果然

上平偽周有榜諭曰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總兵官準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讐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為患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

藉于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惑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民困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傍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托香軍爲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

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戰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江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湘閩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兵興則首聚凶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

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苗直擣其近郊首尾畏縮又降于元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墮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生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

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賊脈渠魁協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爾張氏臣僚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約主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家室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于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御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欽遵

外咨請施行准此合行備由榜文曉諭敬依此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文榜須議出給者 龍鳳十二年五月廿一日本州通判許士傑賫到

內午遣征張氏明年丁未士誠就擒時始藉城堅難卒破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為聲援其歩將楊茂善游水天祐遣為偵羅卒獲茂具得往來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九月城破縛士誠

張九四之敗由其偽司徒李伯升倒戈令吳人猶呼賣友者為李司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勞以酒花縧

迎賞于京城三月徐取對九四斬之

呂珍爲張士誠守紹興　皇祖嘗攻之未克珍有才畧善戰嘗以牛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斫戰命戰士及城中人馬歌高喋以詈胡公大海王冕元章不肯從珍請我軍獻策攻之然亦弗克既而竟不能支降乃氓之令越人有此書

兩寇既殄戊申正月　帝即位于郊壇南丞相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及都城父老北面拜賀舞蹈呼萬歲者三禮畢具儀導從上率世子諸子奉神主詣太廟

追尊四代祖考妣爲帝后奉上玉寶玉冊祭畢 上
顧謂善長曰朕荷先世積德慶及于朕今遵行令典
尊崇先代齊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焄蒿悽愴若或
見之善長對曰陛下誠孝感通達于幽顯遂詣社稷
壇立主行祭上還御奉天殿善長率百官上表賀
上受賀册命善長奉册寶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
爲皇太子國號大明改元洪武

未改元時 上欲盡除道教有道士黃月清奏曰非
日臣到三天門下見張一金榜大書十字于上云山

川與洪武日月照大明　上以其言合己意遂定國號改元道教因得不廢也

初上以丙申七月爲吳國公凡八年甲辰正月爲吳王凡四年至是即帝位在位凡三十一年

築新城又營皇城于其內皇城內有萬歲山依山爲大內宮建宗廟大社及諸司衙門定十二門詔立圜丘在洪武門外方丘在左卯第門外制大明令造洪武通寶錢

五月　上幸汴梁即開封府也議定都兼取元都留

善長守京師　上駐蹕于陳州城北門外父老進瓜果　上詔本州給瓜果錢仍賜巾服以榮之因于此建亭亭有榮老石以紀美焉

車駕至汴梁城以祭天臺今在布政司治後又築臺于南薰門外名封臺以為祭神之所八月還京師詔以大梁為北京

八月庚午大將徐達副將常遇春都督張興祖進取元都元主及后妃太子北走達登齊化門命將塡濠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

兒不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并獲其宣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冊二成宗玉璽一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侍護視

一年李文忠征進北三年克應昌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宋元玉璽金寶玉圖書玉冊玉鎮圭大圭玉笏玉斧十一月師還至龍江　車駕出勞于江上文忠上平沙漠表曰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

之德乾坤大一統羣生倚覆載之恩文教誕敷而治具畢張武威繼揚而妖氛頓息臣民欣戴海宇歡勝恭惟 皇帝陛下卓冠羣倫茂膺景運皇圖啓祚粤中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化家而爲國拯生民之艱溺救亂世之劻勷洪鈞布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敘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毒竊乘間隙侵犯邊郵赫怒皇心用加天討爰聲罪而致討乃鞠旅以陳師臣賦質庸愚託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愧無貲襄之能拜命闕廷俾率熊羆之衆總戎行陳

誓空胡馬之羣前茅度關而與和之師帥降後騎出
猋而駝山之兵旋師進關平而乘破竹之勢克應昌
而振覆巢之威皇子后妃兩宮之貴人俱獲金璽玉
冊歷代之重器全收皇風遠破于遐荒胡運竟終于
此日凡茲勲業之建豈因臣下之能茲蓋伏遇 皇
帝陛下廣運如天宏謀蓋世明見萬里之外遂成千
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氏莫非王土南炎荒而北瀚
海共惟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悠久
四年傅友德湯和廖永忠定巴蜀之諸郡師抵重慶

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昇奔成都
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
何益不如早降以免生靈于鋒鏑于是明昇面縛銜
璧與母彭氏及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表畧曰乾坤
正一統知天命之有歸日月仰大明撫華夷之無外
萬方丕冒四海同權欽惟　皇帝陛下功軼禹湯德
及堯舜運乾元不息之妙寰宇肅清秉神武不殺之
權生民永賴收豪傑于紛爭之日施仁義于拯溺之
時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征而不免亦無令而不

從臣昇僻處偏方惜無學識既靡竇融先幾之智又乏錢俶達事之宜見同井對針竊穴鼠竊罪實由于已啓釁朋匪其人自撥愆蒙糾于天討顚閒關之何益遂闢門以求降迎拜道傍竊効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敢希孟昶之傾心謹將軍馬錢糧府庫及土地人民以獻

東朝紀

海上王泌

初太子讀書大本堂選民間之俊秀及公卿之嫡子入堂中伴讀謂之龍門秀才後以文華殿爲太子進講之所

宋學士景濂教太子之功居多因孫祚得罪連坐應死　高后遣奏請免其死　上未允太子泣諫亦未蒙恩太子計窮投金水河左右救止以聞上乃釋公竄之松潘

鈔法既行　上命太子專董其事時僞造甚衆比有
得者一見即知眞僞蓋其機識在二印僞者不知
國初疏牘奏御　上一覽即送東宮令參決以觀才
識後遂定制凡章奏必以副封啓東朝與實封同進
太子以二十五年夏薨將停群祀禮部當議如宋制
從之
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册允炆爲　皇太孫詔
日朕荷列聖相繼御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即王
位戊申即帝位于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操將練兵平

天下亂假天下兵與生民于田里用心多矣及統一
以來除奸暴去豪强亦用心多矣通來衰顏皓首備
嗣爲重嫡孫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冊爲皇太孫奉上
下神祇以安民庶吾宗臣民想宜知悉
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 皇帝位
改明年爲建文元年追 懿文太子爲孝康皇帝
懿敬皇太子妃爲皇太后 常遇春女 冊妃呂氏爲皇后后
壽州人太常卿呂本之女八月詔書曰將呂后之父
呂本靈位與 太祖高皇帝同祀于西宮正指此也

皇帝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去
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
者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
者當廉平吏罪至死者多令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
論囚視往歲減三之二人重犯法
上親擇二十四人爲採訪使以觀風試給事華亭徐
思勉亦與焉又攻建都察院　　史衣又
賜宴于新治以寵之二年
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玉于雪山廣二尺色青光是

上在宮儲時嘗夢神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始應
命工琢為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
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名曰凝命神寶
上幸大學親祀孔子拜跪盥獻咸用帝廟禮縉紳聚
觀皆思自奮以進用于世 元年三月
處士高見上時事一墾荒田二抑末藝三慎選舉四
開鐵冶
七月十一日賜學士董倫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孫
几玉鳩杖各一

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官滌牲省器是月戊寅　上御奉天殿群公卿咸受誓戒宿于齋宫明日己卯出舍　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陽朗日月輝華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欣躍聚觀

上于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書祖訓于其中沉玩深思名之曰省躬方孝孺奉

王紳禕之子　皇上即位召入翰林編摩　太祖實錄王景新一作彰為山西布政坐事謫雲南　上召為侍讀同修　太祖實錄

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之末庚辰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于途拾起一視恐污踐更置者也高潔地直不取也

建文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遁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或曰武當山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開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

既入從中道行至堂下坐于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事不對命與紙筆即書云告狀人姓朱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僞不可知即真也爾老如此後出欲何爲曰吾老無能爲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耳幸爲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　上令送京師至遣内監往視咸不識和尚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爲問吳誠在否衆以白上上命誠往誠見和尚亦遲疑和尚曰不相

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膝吾以箸挾一臠肉賜汝汝兩手背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銜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上命迎入大內某佛堂中養之久而死云

初逸時由地中出雲遊河南江淮間既久入汴梁某寺題詩云寥落東南四十秋而今霜雪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斷影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太祖嘗問劉誠意朕長孫享天下當幾何劉對曰皇
太孫骨氣不凡非富貴可久拘也　上問其由不答
固問之劉曰此出家當得僊若嗣大位只四五年天
下分　上曰令出家而以燕王爲嗣若何劉曰于理
不可貽笑于後弗若令嗣大位而有難則避　上言
何以預爲之所劉曰製一函藏度牒緇衣剃刀其中
令遇難則啓之庶幾　此以免且得天下者必燕王
也燕王才度旣雄而北地常有王氣　上然之遂作
牒函之以遺建文至是果以燕王難披剃而遁燕王

即位削去劉誠意伯爵

建文在儲貳時與燕王同侍　太祖太祖出一對以觀其志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建文對曰雨打羊毛一片羶燕王則曰日照龍鱗萬點金　太祖意以燕王氣象爲不小

建文將遜時先于大內酺香殿聚珠衣寶幔及內帑珍異諸物殿上塗猛火油貯潔青其中諸親密宮人期以城破遁去舉火故當時以建文自焚死也

椒宮舊事

梁溪王達

楊王墳在州治牧羊山西北洪武初設祠祭署以王親陳氏爲奉祀設墳戶二百十戶供灑掃命宋濂撰文樹之神道王卽陳氏太后之所自出其先維揚人

徐王墳在宿州閔子鄉洪武中設祠祭署以王親武氏爲奉祀墳戶九十三戶供灑掃王姓馬氏配鄭氏高皇后之父母也陶凱作記銘

皇后馬氏本宿州馬三之女馬三以忿爭殺人恐犯

子汰後家定遠及天下亂乃挈皇后母避兵他所而
以皇后托郭子興後子興首難自爲元帥收鄉兵
皇祖歸焉子興因其單居欲爲娶夫人勸子興以女
馬氏配之及即位正號中宮是爲孝慈皇后
子興卒于和陽歸葬滁州洪武初追封滁陽王其女
爲妃生蜀王如意王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上親製
子興事實俾太常丞張來儀諭使爲文刻于廟石
皇妃郭氏山甫之女也　高皇微時過臨淮山甫見
之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跪　上脩陳天表之異

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觀
若背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宜
謹事之後以女入侍從渡江協孝慈以肇家　孝慈
崩嘗攝六宮事號皇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昭敬皇妃姓胡氏生楚王本豫章侯胡美之長女也
後美于十七年以入亂宮禁賜死
孝慈嘗幸大學遂賜監生家人粟粉錢後以　孝慈
崩諸婦不哭臨詔除之
后見秀才巾服與胥吏同乃更製儒巾藍衫令　上

著之　上曰此真儒服也遂頒天下
洪武王子遣中人往蘇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
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任
者纔十四人乃爵之賜金以賂其家餘悉遣歸
郭妃弟德成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鋌置其袖曰
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鞾中佯醉脫鞾
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
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
無間安知　上不以相試衆乃服

上與後宮語必以六種經綸爲先宮中垣壁屏幛皆繪耕織之象

初親觀蔡本應召爲蘇州守引入後宮二人領宸旨將辭出　上遽止之少頃后出宮人奉酒果以從上手酌以賜二臣

成穆貴妃姪孫氏參政孫英之妹嘗與　上登香雲閣觀後苑刈稻　上命宮人取酒來爲賞豐飲令妃誦詩侑酒妃爲歌李紳閔農詩　上大悅賜予有加

皇淑妃李氏崔縣李傑之女也性不愛酒　上爲造

引口酧匆宴飲特設以供妃

太祖愛諸公主欲其便于入内乃于後載門外建十

駙馬府制甚队悪服飾器具悉如意爲之不禁也

復辟錄

明　亡名氏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維禎答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曰若皆　朝廷大臣

耳目不能爲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退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與安之言若皆遂其意否衆曰

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早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爲

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草具呈堂二公是之會衆於

朝集文武羣臣石亨張軏張輗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於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二字

爲擇字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恭
出奉　聖吉朕這幾日稍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
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部院科道皆
勃勃變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錢璡樊英同曰斯當
復請來幾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
立東宮事令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臣於十七
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御僉名瑄與璡英
不勝忻忭約曰　上再不可吾等皆免冠叩頭辭職
乞還田里滿朝若是　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

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略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陛下 宣宗之子 憲宗
御名
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
不易之常法稿成發正本會僉函姓氏衆字畫多訛
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明日對仗陳進
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
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時
衆集於 朝人人謹待 上出以期事濟填之南城
呼躁震地羣臣失色須更鳴鐘鼓 上皇御極矣於

是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本遂不進　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有差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殺死棄市商輅免還爲民餘從編戍伍有貞以巳乃謀首功冠文武論於　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亨一日自引千戶盧旺顏敬二人侍於去文華殿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何謂心腹對曰臣每有機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月報功次陞六千餘人　上甚厭之事定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毋許亨及張軏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言耳石曹二家專權恣肆無復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貞亦欲過其勢毋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二途矣成化改元修　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爲目見故謹錄於斯以彰　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

采爲浙江按察司副使豐城楊瑄識

初景泰不豫閣官貴者因起與謀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

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入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篤其說於石亨

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勑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卽於十七日早帶兵入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拏亨數人掌兵者其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將兒輩白于 太后寫勑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爲大逆姦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臨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

謀也況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舍命成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 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爲勢焰赫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 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術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術輩未幾有貞亦爲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爲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也 李賢天順日錄

景泰有疾都督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

城之謀加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欣然彬老
矣無能為也盍圖之徐元玉軏亨等從其言是十月
四日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
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
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
何獲審報乃可議軏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報得
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軏等耳
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軏
云今 騎薄都城柰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

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輒等皆背之復密語既
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
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軏亨吉祥
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
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
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
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軏等莫之知時天色晦瞑
軏等惶惑有貞趣行軏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
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將扣不應俄聞城

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衆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軏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 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明朗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輦既升 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上以撾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斧座尚在殿隅諸臣

往推之至中 上升座鼓鐘鳴群臣百官入賀 景
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
帝 景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
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 明日陞兵部尚書命
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
文淵閣事 蘇材小纂
景乀 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群臣議
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不
亨至東閣會本請復立茂陵爲 皇太子亨對曰上

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
不曾說得初　皇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
十三日夜在亭獨蒙宣到郊壇齋宮欄前面受命代
行禮親見知必難起於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
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軏得之軏
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
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
要與循說較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
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

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爲首請立東宮若他得知兩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衆所爲必無功賞切不可令之知只約內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爲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已又與亨計必須捏飾與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有今日早發見陳循辨冤疏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拿于謙王文第二拿項文曜開父喪未起身送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二日拿陳循蕭鎡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顧鏞

丁澄沈敬等多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奏
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美權者十四五人皆擬
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爲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
大理卿薛瑄加禮部侍郎
勑朕居南城今既七年心已忘天下不幸姦臣謀逆
武清侯石亨等能 機謀 忠義奉迎朕復正
大位功在 宗社可特進封爲 國公食祿一千五
百石右都督張軏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輗
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

俱子孫世襲如　勅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
勤論法本當淩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
家小免爲奴着隨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
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
偉顧鏞丁澄原籍爲民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禎
等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
舒良張永王勤等搆成邪謀逢迎景泰篡位易儲依

阿從謀廢黜正后內外朋姦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
軍國大事都弄壞了近因巽皇御名有疾不能臨朝視政
這廝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為不軌糾
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
以樹私恩動搖宗社其一般姦黨陳循蕭鎡項文曜
俞士悅王偉顧綺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發
舉及朕復位這廝每姦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
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
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姦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

及原籍爲民了論這厮每圖危 宗社的情理窮兇
極惡本當族滅如今體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
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
身家不許似這厮每朋姦亂政造了必誅不饒恁都
察院便出榜曉諭多人每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軒輗陞刑部尚書
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
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
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琰調兵部

鄭泰李敏孟鑑張睿沈龔張惠孫元貞張純楊寧張敏王琳年富馬瓘馬昂韓福欒惲程南雲蔡翼楊僧姜勝都着他致仕劉本道替張睿管京倉糧儲翰林院使寫勑書着人鋪馬裏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專問無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爲盛偶及此其語尤詳　水東日記

士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文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淵老恩不及也既歸田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遞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並驚信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乃廣東陳副使泰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收職因誤傳云 同上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

夫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少年不宜存內初不許其毋子之命

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

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闕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毋子保全甚得其所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一人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家承

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條進稟留閣中號絲綸簿

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節秘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

告　上如故事還歸閣中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

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

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

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等遂以迎　駕爲

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蕭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

公輒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下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邪圍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贓賄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邀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初立邊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邀人保奏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

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爵位勢力重如泰山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究抑從此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怨助力於冥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憂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辨之於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默相之社稷綿遠兆端於此 天順日錄

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其支過俸米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

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慰安人心不究其

餘　上允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者天順日錄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籍其屍　上召賢問如何賢對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　上曰然即從之天順日錄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衆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矣忠憚于謙兼攬正人之多不敢決爲天順初自　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

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顏做仕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為者衆不知所謂成曰我等賴公接舉各衛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為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者日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為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與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

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狙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道各有分地三月 總延綏命亨征之亶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待週爲之不晚也亶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亶先私罵曰這廝不是幹此事底亨師還無功見 上於文華殿 上命璟銜露刃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

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錦衣指揮同知逯杲等前久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酒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專私恩小惠招權納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心腹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目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

賣官鬻獄黷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
堪稍疎抑焉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
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
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辭　朝
欽等乘機欲殺昂等就擁兵入内爲變幸而鏜等先
覺二鼓時即報於内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
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
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
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

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長安門予四
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
錦衣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
予官名同尋李學士予方恐卽出房至門前見披甲
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
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
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逯杲譖毀反
欲相害提梟頭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
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旣除此害卽可請命欽

曰就與我寫本進入仰令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翺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翺同行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翺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翺等復解之忽孫鏜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開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脇從者不寧即進本請急宣 聖旨脇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

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
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
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閉此賊擁入
縱横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幸而早撲滅之
此實 宗社之福也 天順日錄
吉祥初傳 太后勑旨令石亨等迎 駕有功與政
然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
二學士商議而行時徐有貞李賢已爲吉祥所引入
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致而賢陰助之先

吏部侍郎闕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李賢以吏部郎中陞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本部與尚書王翱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為今調出謙意深衛之嗾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為謙姦黨都御史蕭維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為欲迎立外藩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為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斬事㽞李賢天順日錄及蕭維禎所搆獄案日錄內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又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予持公助之遂改前轍觀此則有貞害謙之事謂

賢不與謀可乎況日錄屢言文曜黨謙士林非笑夫謙本非邪人文曜所黨何事唐李訓鄭注爲宦官所引用旣而欲除宦官以自解訓又恐注専其功遂致甘露之禍賢與有貞旣爲吉祥亨所引用而慮爲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初亨獨來閣議事則欲以巳意令内閣行之有貞等得無厭乎又亨欲薦吳與弼賢乃代草附亨奏之則吉祥亨初與有貞賢相親厚可見矣雙溪雜記

保孤記

闕名

今上皇帝備堯舜之盛德合日月之明照繼天立極應瑞中興文恬武熙四海清謐稽古治華承光萬壽無疆之業外分四郊之祀內正九廟之規以仁孝化洽黎庶百僚奔走五官夾輔皆極英賢之選也一時總督內外規制雖各有其職務然淵度實出 宸衷惟特一二大臣特勤 聖眷癸亥夏惟公歲周甲子錫以玄纁牲醴惟公一品九載考績進律頒封命九

卿大臣陪宴禮部堆公六十未有嗣人奉金橋寶籙
時恭誠伯以大宗伯鶴袍犀帶設壇顯靈宮祈嗣儀
與公婿吳春會壇下啓紅錦囊出寶籙恭拜覽之公
名居中左右蘇夫人及長安一人相並列下一等姣
二十人以齒序列崔氏實預焉其日未申陰霾作公
命使召儀曰於便坐謂儀曰吾受聖天子恩私齋沐
有日矣適疾病不可以風不能親拜壇下命大著勲
告於古聖先師卜得蠱之大畜其繇曰幹父之蠱有
子考無咎厲終吉卜人執著久不言汝其謂何儀對

日於艾之蟲有子非薛顯者大復何疑公笑曰此吾意也特取次吾子耳又問曰卜人久而不言者何儀曰公方大旱而有密雲不雨之象故遲不敢發然不知公意在卜嗣他無介意也薄暮將歸公出黃封酒一壺揖儀曰吾方齋戒不能飲留歸即開尊為我預慶明年夏儀有犒兵之命冒暑雨人冊病作不能與掛冠天津門而歸其秋公亦以疾力辭得命遄與及再相晉於錫山道中夜坐對語備以寡慾為憂儀曰靜養則神全寡欲則精聚此有子之道也公曰吾以

聖眷隆甫天使賚送不敢違命何過江更以情懇不

知　聖意若何倘至京必有藥堊之勞非求誕育計

也忽泫然出涕欠伸而起明日別於毘陵公出舟揖

膺者再五曰汝言謹記聽不忘也儀私念必申辭謝

矣至揚三思之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君天也天可

逃乎賦詩揚六絕其何有白首登堦仍廟廊以示意

遂發江都其冬歸朝　君臣歡慶有加於昔嘉靖丁

未七月二十二日陝西澄城縣界頭嶺鳴二十七日

崩移數里撫臣以聞其應三邊帥將搆難語侵及公

且張皇奔賊群勢飛歸走衢晝夜交錯于道　上起
明年正月一日下脩省之詔公力而事及輔臣公竟
被禍三月儀與畢松江遇於吳門方舟西遊過望亭
見飛騎傳呼知公被逮於州賜時崔夫人撫嗣之群
巳匝月矣崔夫人者河間良家女也先有洪生蓉以
相人術遊京師春女時守河間公因以書令蓉求宜
子小婦蓉至是而蓉術始驗初公罷相入出幣與縫
人趙金五製衣服幣得金一兩深藏以伺公至出金
獻之公嘆曰縫人賤工也乃有士君子之行遂錄於

門令司公服出是內外皆知其嬖寵夫人將就館私討曰相公禍福未定倘生男必有嫉我者諸僕中金玉爲衆所推知其可託出黃金九兩銀五十兩謂之曰相公一綫之繫在吾腹中幸而生男不能保無妒忌者惟爾謹愿惟爾忠淳必不負公也爾其慎爲之持金以去金玉本三門里人與其叔趙七二四二頃置田租三十石牛一具爲保育之計密謀既定果兒生而妒者起矣是爲十一月十日孤兒生於忠禮書院越三日張氏馬氏稱欲抱視之自書院攜入城中

行館以糕末塞其口不死以絮塞其口又不死前有
盆池棄水中以去幸水淺不能殺金五兼間竊出給
曰死矣私置僻處以米飲飼之又以綿裹核桃骨置
口中以防其啼越旦日付其二叔挨抱以去報曰死
兒埋矣諸婦方相欣慶了既出虎口趙氏之衆程念
七妻董氏乳之越六月忌者方覺大怒召金五以必
殺兒爲約責限以須私與程夫婦商其事二趙氏亦
來五人相向泣於中庭金五曰非吾意也將謂主何
程曰吾聞諸鄉先生驪姬之謫晉無公族矣汝獨不

爲念乎衆共謀曰此有徐念八者謹厚人也無子而生女又歿遂以孤托之由是隱秘愈密雖間有知者諱不外聞金五又反命曰吾殺兒盡奪程氏乳資租牛歸矣愚皆深信之在徐四年兒以瘵殤幾歿者屢念八爲寄名僧寺以精神休及徐病歿妻將他適勢不能俱遂送入清凉寺爲僧己酉七月森謝政歸知孤兒在徐氏私究之念八雖歿其族不知春意所向略以疾歿金五又私以金三星入廟焚脩爲兒祈福久之金五知春意無他始具實以告春泣曰孤兒者

趙武也徐念八者嬰也念五者謹厥也武其後與終
反祈奚之田矣予張馬不過二姬婦勢必不能變晶
人至此且上不畏天下不愧人特不知誰自毋爲屠
岸氏耳森以兒未出幼將未可言乃告大人召孤兒
臣之公門下士鄉大夫歐陽清廣譜詩日敗不可處
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此管敬仲之所以斷
齊姜氏之所以與晋者也今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
矣公子幾矣予必速行毋失壬戌仲冬八日植四二
知事難終張自出舉首夫人日此吾家事何用煩官

乃召其支屬長老巾陽公而下四人外甥葉吉周洎府縣庠儒不期而會者三十餘人越二日先後預知接遞及乳母程叢皆集里排胥史嵇城內外聞而至者且萬人衆口同辭自相申辨既見孤曰兩耳順頷相公也體格動靜崔夫人雖欬夫人文則存何其貌之似也是日三門里趙徐祝三氏雜居人民初送投清涼寺者老九松而下三百餘人皆從兒又見嵇公遠近翔集闐塞街巷爭先稱快曰相公復生也嵇公曰異哉鬼神之前知也疇昔之夜吾夢城中[illegible][illegible]簫

聞報送殿元披錄視之狀元名道先其父前科進士道無名也因問子何名春曰尚未名總公曰即以夢中字命之曰先承從其序也其時孤年十有五矣有從傍贊之者曰岐嶷端重器度偉然豐頤長驅肩圓背負神色凝定瞻顧安詳真相種也聞者以爲實錄即日謁告祖廟恭拜在庭者質凡姓不遺親外姓不遺舊既乃奠告於先公暨夫人之墓盡禮而退公門下奴隸廝養無老無幼以次叅列坐起端莊高不仰卑不俯襧襪中度器無汗懾內負之容雖貴介素習

莫是過也左右顧瞻之人識與不識蓋翔躍者半泣

涕者半叙州府同知周宗正叙其事

秘錄

北郡李夢陽

初　今上即位青宮舊閹等日導　上狗馬鷹兔舞唱角觝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黃偉雖舊閹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淚數行下以閹故而郎中李夢陽聞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

時宰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
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
容曰吾即事亦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冀
日早　朝韓公語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
大臣又無不踊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
具草草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一　上亦省
也不可多多覽亦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關也剛厲
而無所顧亦惡其閣僚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誈
閣者業寖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　上遣

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居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 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崙也旣入左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也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首李榮于諸大臣疏曰有 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耳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衆震

懼莫敢出一語咎李榮面謗公曰此來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借貸卿佐靡所匡救爾　上始踐阼輟棄萬幾遊宴無度狎匿群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官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從昔然而退蓋是日諸閹者寢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裹之耶而敢壞國事宗人而事變矣

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等謫竄南京尋
殺二人于途已又逐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
公輩詾詾咸投劾散矣變之起大抵吳可誥而李榮
則曰諸大臣退而撻儕統　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
曰微　上恩奴儕磔餧狗矣　上爲之動而瑾輩輒
進曰害奴儕者岳也　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
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
此其情何也大　上狗馬鷹兎岳嘗買獻之否　上
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倪而益復伏地哭痛　上於

是怒而收王岳璫又門夫狗馬鷹兎可損於萬幾今左班官致諫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於是詔璫入司禮監此其說亦近策難盡言耳又聞閣議時健脊推案哭諫亦亹亹訾訾不休獨李閣開口得懇留云